

中国南大门的战略地位，丰厚的自然文化资源，海南岛很早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。近代以来，海南一直是海内外史学家、民族学家、人类学家关注的热点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一拨拨外国人通过各种渠道而来，对海南岛展开调查研究，试图向世界解构海南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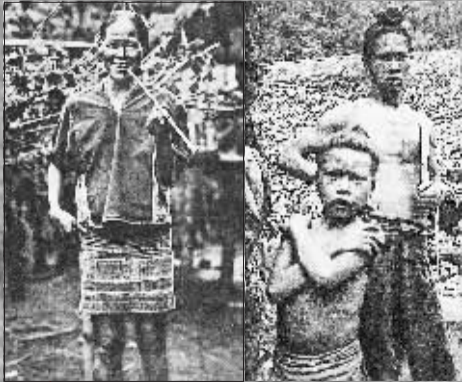
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，美国传教士香便文、冶基善，便在海南岛进行了几十天的徒步考察；1928年，法国传教士萨维纳也曾踏足海南五指山黎区。1930年代，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史图博两次深入海南岛黎区……这些外国传教士、学者，留下了《海南纪行》、《海南岛志》、《海南岛的黎族》等著作，也为海南丰厚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一份特殊遗产。结合今日海南学者的研究成果，从本期起，海南周刊推出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外国人眼中的海南》系列报道，与读者共同走进近百年来外国人视野中的海南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所著的《海南岛的黎族》，是外国学者对黎族研究的权威著作。这部书对黎族的习俗、技艺及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，作了详细的田野调查，并留下客观记录，成为宝贵的黎族原生态资料。近年来，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、唐玲玲沿着史图博的足迹多次走进黎族村寨，对80年来的黎族文化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。我们的系列报道即以两位教授的调查与研究为开篇，透过八十年前人类学家史图博和今时代学者的不同视角，共同品读黎族文化的无限魅力。



文／本刊特约撰稿 周伟民 唐玲玲

穿行在史图博走过的黎族村寨



抽烟的黎族妇女

大岐黎

本版图片由周伟民夫妇提供，老照片选自史图博的《海南岛的黎族》。

1999年8月25日，笔者到昌江黎族自治县的王下乡，开始为期17天的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。后来还连续去过三次。史图博于1932年8月3日由儋州南丰进入昌江，从牙营、鸡心、乌烈、七差、重合一直走来，8月15日到王下乡、牙迫村，前后共13天。因为当时到王下乡没有路，史图博从雅加大岭北端沿山谷向南，绕过1300多米的仙婆岭，再向南到达900米的七差岭，再往上行到5公里处，到达王下的一个小村子牙格（现名牙迫）。

史图博写道：“道路穿过川流于峡谷的奔腾的山溪，沿着山谷左侧(南面)险阻的斜坡伸展，从那里越过了已经是西北向金齿岭和右边的山谷斜坡，可以望到耸立着岩石山山顶的美丽景色。”他还用抒情笔调写出月夜的诗情画意：“牙格村位于全被树林覆盖着的短而窄的山谷中，村子是由七个被芭蕉园围着的简陋的山住户组成的，当我们抵达村子时，全部居民都到远地收割去了，一般说来，这里不便于水田耕作，全部景观看来像是未经劳动加工的样子，我们充分享受了极其美丽的落日景色，欣赏了山溪的流响，鸟的鸣声，鹿与猿猴的啼声和美丽的月夜。”接着，他描写山谷奔流于岩石之间的急流，并详细地记录王下乡著名的皇帝洞的石灰岩洞穴的特征，钟乳石、石笋、台地等组成的美丽的钟乳洞，洞穴入口处有用人工劈石砌成的石壁。

笔者前些年在牙迫村及皇帝洞考察时，见识到皇帝洞的奇特壮观，证实80年前史图博所记载的景色依旧。然而牙迫村已经发生巨大变化，远不止7户人家，而是发展成为有4个村民小组，总户数127户，总人口561人的村落，而且2003年整体搬迁到石碌镇水头村的南北通坡，取名为水富村。

史图博到达元门峒的历史见证人

2001年4月4日至30日，笔者曾带领在海南大学进修的乔治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学生李东到白沙黎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，这是史图博最重视的地区。他在《海南岛民族志》一书中说：“为了把全部黎族共同的东西用白沙峒来作代表，因此我对他们的情况特别作详细了解说明，白沙峒黎是使人感到很有趣的种族，而且受外界影响特别大的种族。”在他所拍摄的照片中，有关白沙峒的有76张，元门峒有8张，他对白沙峒黎族所居住的房屋、织锦、文身等习俗的描写特别详细，甚至连孩子的抱法，孩子肚子里的寄生虫，孩子的死亡率，当时治病的巫术……，都写得十分细致入微。

笔者在白沙峒调查中，希望能找到见过史图博的老人。果然，在元门镇翁村找到一位78岁的老人，在他十一二岁时，村里来了一位红头发白脸庞勾鼻子的外国人，同来的有六七人，他骑马，搬了一大堆东西，住在“奥雅”（黎族头人）有木地板的茅草屋里，整天走村串户，有人跟他说洋文。云云。这些叙述，正好与史图博在《海南岛民族志》一书所记他在元门峒时的细节相吻合。

这是笔者所找到第一位在黎村见过史图博的耄耋老人，他是史图博当年到达元门峒的历史见证人。

发簪中找寻黎族历史

在白沙的高峰村，笔者找到了史图博在书中特意细致描绘的发簪。带领笔者到高峰村的白沙博物馆副馆长王启敏说，这是最古老的黎族特色，是其它方言所没有的。发簪是用兽骨雕刻成的，上面刻有武装的将军形象，犹如史图博所记述的模样。笔者在高峰村所见到的骨簪，大致也有如此多彩的图案。

可惜，笔者当时想从村民手中购买骨簪，他们都不肯卖。他们回答说，骨簪在“文革”时被没收了不少，现在家里祖传仅此一物。他们作为祖传物品保留下来，永志纪念。

史图博从骨簪考察历史，力图在发簪中寻找黎族与中国国内国外的联系，并进而追寻族群起源与发展历史中某些蛛丝马迹。骨雕上图案之谜，史图博认为只能扩大到东南亚各地民族群体的习俗中去探究。

史图博在白沙所考察的白沙峒和元门峒，是他此次旅行中最为关注的地区，所以他的记录也特别详细。

道公眼中的史图博

80年前史图博到重合村的时候，这里刚结束了一次刀光剑影的械斗，史图博正好参加战后的谈判。

2003年10月，笔者在海南省博物馆王恩和她的丈夫符勇的陪同下，到昌江七差乡作田野调查。10月5日笔者来到重合村。王恩找到重合村一位老道公符佣期的儿子，他热情地带我们找到了他的父亲符佣期。这是一位面貌和详、瘦高个子的黎族老人，已经有83岁了，是该村的老道公，笔者很高兴找到他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儿童时代见过来村里的洋人。于是



迫不及待地对他进行采访；下午又去他家里进行第二次对话。

符佣期老人告诉笔者，他在13岁时见过这位来七差重合村的洋人，高鼻子，蓝眼睛，骑着马到村长家，送给村长符青高150个大洋，还给副村长符重发了50个大洋(银元)，都是袁大头。在场的符勇听后禁不住大笑起来。我们当时被他的笑声惊呆了。停笔询问。说来也真凑巧了，原来这位当年的符村长就是符勇的曾祖父，不过当时符勇尚未出生，并不知道有这段故事。由于村长得了银子，史图博在七差买了很多东西，如乐器、服饰等，他们住在青高家，走到哪里都做笔记。用光洋换衣物，一个光洋换一件，自带食品，到各家各户采访，询问姓名、有多少人口等。住了几天后才走。

接着，笔者又找到史图博在重合村憩息的地方。在一幢房子旁边有一片空地，几棵挺拔的树冲向蓝天，树荫下几头黄牛悠闲站着或卧伏。面对如此宁静的村景，引人遐想当年史图博到达时那种热闹的场景。

2009年8月，笔者到元门镇立志村，访问当年见过史图博的老人王明坚。老人已88岁，与儿孙一起住在这两间平房里，老人子孙满堂。王明坚老人的思维已经不集中，语言不清，说不出儿时情景。

五指山岐黎 极其汉化的岐

在五指山区，现代化的程度比其它地区快得多。当年史图博在五指山地区时，已感受到这一现象。他说：“五指山山区黎族同南该地区黎族一样，是极其汉化了。的岐。他们的住宅多数仍按岐黎的方式建造，但同汉族农民的简单小房屋没有什么不同，妇女服装仍与原来的岐相似……我想近代的访问海南岛的旅行家也和古代的汉族移民者们一样，感觉到富于珍贵木材和野兽的五指山山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。”

史图博从五指山到达在昌化河谷地最高处的牙享村，该村居民虽然是岐黎，但比五指山的岐黎更加汉化，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面貌。在19世纪30年代五指山岐黎的汉化程度已经普遍，经历80多年之后，五指山区已经寻找不到黎族古老的原生态的村寨了。五指山市或保亭县城，所到之处，是繁荣商业城镇。



史图博途经的大岐河的小山谷

周伟民夫妇在白沙元门镇找到史图博到达元门峒的历史见证人(右)